

序

二十七松堂文集

三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42

3

10

15

20

25

30

文庫 11  
D 242  
3

二十七松堂集卷三

寧都魏和公先生閱曲江廖燕柴舟甫著

序

春秋卮言序

歲辛未予來羊城得與謙野包先生為忘年交先生  
會瞿名儒時年已六十有八長予二十甲子雖居逆  
旅獨汲汲著述不少休間出其所著春秋卮言數卷  
屬序於予字皆作蠅頭細楷予受而讀之盡晝夜始  
得論次其顛末嘗論春秋因魯史而成書不必始於  
隱公而何妨始於隱公不必終於獲麟亦何妨終於



二十七松堂集

卷三

春秋卮言序

010190557605

獲麟括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而已成天地萬古之全書其義豈一時之所能盡者哉天地實作六經凡日月星辰之燦列風雨雷電之震驚與夫山川草木禽魚之巨細靈蠢昭著於上天下地莫非詩書易禮樂春秋之文之所變見雖無字跡之可指而六經之理自具於未有文字之先特天地不言不得不寄其權於孔子而代為稱述之故曰述而不作不亦大彰明較著也哉然孔子於詩書稱刪於禮樂稱定於周易稱贊於春秋稱修是已而孟子獨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豈非以孔子即天地而春秋一經為孔

子所獨重之書耶萬物以天地為大六經以春秋為大天地有春夏秋冬四時而此書獨以春秋定名春主賞秋主罰春主生秋主殺孔子以賞罰生殺之權自與而即以賞罰生殺之權與魯與周天子嗚呼周之無王也久矣不有春秋何以善其後乎況春秋以美刺兼詩以政令兼書以權變兼易以會盟征伐兼禮樂其理顯其詞微雖游夏不能贊一詞而謂秦漢以後諸儒能以臆說解之乎然不可解而可言諸儒以傳作解先生以解作言聚古今諸儒之解而極言其是非得失皆折衷於孔子左氏而諸儒之背謬者

自見。斯其立言之功。而與諸儒同其不朽者。豈不於此而益見也哉。而庖言云者。蓋謙詞也。先生又有春秋評輿集諸家之說。上自春秋。下至元明。不下數十百家。而復以己意斷之。皆發前賢所未發。其於此書可謂勤而有功矣。因序其略如此。以俟後人表彰云。張泰亭先生曰。談經之文。最難下筆。此文獨見春秋之大。故字字扼要。至云天地實作六經。此開闢未有之談。非奇膽包天。安能作此等文字。

范雪村詩集序

予自羊城客歸。范君雪村邀予飲菊花棚下。酒酣樂甚。相與縱談天下古今得失。間及於詩。因出其所著一帙。屬予論次。并序其巔末。予袖歸讀之。驚其才艷而學博。其中類多旅寓之作。豈得遠遊之力居多耶。古人著書。每欲流覽名山巨川。與夫通邑大都。風俗人物之變。以壯其膽識。似遠遊與著書。有不可分視為二途者。予嘗論千古遠遊人。當推張騫為第一。史稱騫奉使月氏。因遍歷大宛大夏康居諸大國。間關奔走。其間不下數萬里。而其文章不少。概見則與閉

門人無異孔子周流列國。雖未遍及五嶽五湖。與四  
瀆四海。然作五經以配五嶽五湖。復與諸賢作四書  
以配四瀆四海。其道德固為萬世師表。而其著述又  
非遍遊嶽湖瀆海者之所能辯。豈非千古遠遊善著  
書人之標準也哉。遠遊不必著書而著書不可不遠  
遊。雪村為越傑出士。甫垂髫即歷遊西北邊塞。苦寒  
之地。數寓滇南川陝。去歲自關中歷荆楚湖湘。來予  
韶作詩滿篋。予性不耐家居。屢欲出遊。一覽中原山  
水。度嶺至再。輒以事逼歸。由是言之。予不及雪村遠  
矣。今讀其詩江山都活。寸管欲飛。謂非得遠遊之力。

不可。然則予之所愧服乎雪村者。又不獨車轍之能  
遍及也。已。雪村性豪俠。篤於友誼。復慷慨功名。尤為  
予所喜慕者。其同鄉章君偉人。好學善詩。與予有出  
嶺之約。他日倘得相從。由嶺而北。度洞庭。彭蠡。走京  
師。萬里登崑崙。探星宿。海復遍覽東西。日月出沒所  
在。諸奇勝歸來。閉戶著書。學孔子之學。而為張騫之  
不能為視。把酒賞菊時。為何如。亦人生一大快事。雪  
村試語偉人。其肯無忘今日之約否耶。

毛會侯先生曰。作五經以配五嶽五湖。作四書以  
配四瀆四海。豈非千古奇談。柴舟議論多發前賢。

所未發。此尤為未經人道語。自非奇膽奇識。安能道得隻字。

冶山堂文集序

古滇蕭子綱若客予韶仁邑幾三載。嘗往來滇江蓉驛間。偶於會龍館壁見予詩。因喜定交。予詩豈真足為人知者哉。及讀綱若冶山堂集。則又爽然自失矣。古人晚乃著書。綱若年四十有七。方當壯年強仕之時。而輒為此仰屋寂寞之舉。何哉。魏祖武三十舉孝廉。猶云顧視同歲中。有年至五十。未名為老。從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與同歲中始舉者等耳。然魏

武二十年間。興舉義兵。掃除群兇。撥亂世而反之正。使不心懷篡逆。效周文王以服事殷。豈非為漢一代之伊周者哉。人誠能如其才其功。則雖年至六十。猶未為晚。書可不必著。著亦可不必傳。勲業已炳燿於天地間。况其文章翰墨。尤為後世之所莫及。予嘗過許都之故宮。訪銅臺之遺址。未嘗不慨然想見其為人。嗚呼。彼蓋一時也。綱若滇海世家。寓居金陵。甫仕仁和。未幾歸。足跡幾遍天下。詩古文詞。皆手自抄輯。雖旅夜燈火不少休。下筆千言立就。居身制行。咸以聖賢為法。自不屑屑於魏武之所為。然予以為以聖

賢之心而濟以英雄豪傑之術出則建功業於天下  
處則譚經濟於一室亦人生一大快事顧為此豈有  
難哉。綱若亦以予言為然以綱若之才使得其時遇  
何古人之不若。但時不我值不得下為此仰屋寂寞  
之舉。今讀其書微言碩畫層見叠出其有關於天下  
國家者十常六七。至其擬古白馬畫眉錦雞等篇以  
視魏武短歌萬里諸作為何如。而必謂古今人不相  
及。則何也。特不可以此而了其四十七年以後之歲  
月者耳。然回思四十七年以前至此為已晚矣。使古  
人處此欲不汲汲著書得乎。今予年亦已四十有五

雖少。綱若二甲子然較之魏武舉義立功之年均不  
能無過時之感矣。則予二人之相值豈不然耶。綱若  
著書遠勝於予。而人或指此為書生弄筆之事。抑知  
其窮理致知包天地而孕今古出其緒餘猶可陶鑄  
堯舜自孔子刪述六經以及諸子百家以其言傳後  
世其輕重本末又豈庸俗之所能窺測者哉。今綱若  
歸矣。予將從之遊。遍覽山川之竒怪如讀大史公之  
書以潤澤其筆墨。視前館壁上詩更有進焉。未可知  
也。然綱若自此遠矣。綱若著述甚多有支離草古董  
口口口集共若干卷。冶山為金陵勝蹟傳吳王鑄劍

魏和公先生曰。似有魏武一流人物在其胸中。故特借此題以發其生平之所欲言。不知是傷今。不知是感古。不知是嘆他人。不知是訴自己。悲涼感慨。文情正復妙絕。

今粵詩刻序而公不華不也。杜求賢。毘陵談公定齋蒞吾曲。凡六月。即告致。又署卧九月。始納屣而歸。計一載有三月。及於其將歸也。燕始見知於公。然燕實未嘗知公之知己也。迨後友某傳公言。始知因見燕所刻文。大加賞譽。以為有古作者之意。亟稱之。且欲亟見之。見則以理學經濟為最。噫。異矣。聞古君子之為治也。必求其地。篤行稽古之士。而與之友。以為政治風教。讎遊之助。如韓昌黎之於區冊。而燕豈其人耶。公一日手一編示燕。讀之。驚歎。以為韓歐文字。故以燕為非。區冊則可以公為非。韓歐



之人之文則不可也。今天下以韓歐之文為文者罕矣。況以韓歐之文為治者耶。且天下之治又孰有過於文者哉。文非為治之具。然人情不甚相遠。莫不惡急而喜緩。為治之道亦然。文之為物。柔而能剛。近而愈遠。况韓歐之文。悠揚澹宕。與之漸習。久之而不覺自變。其質則文與情相通也。政本於情。而文遂通乎治。公蒞任數月。即以病去職。士民數千相率罷市。號泣請命於上。如此者數日。至不得命而後止。顧何以得此於民哉。是必有其道者矣。道不可見而交可見。亦第述其可見者而已。公下筆不少休。求賢如饑渴。

使久於其位。其效當不在此。而無如公拂衣歸矣。昔昌黎來陽山。文教始闢。至今頌昌黎之功不衰。茲公之蒞曲。身為韓歐之文。即以韓歐之文為治。因取燕以風之。燕則何敢。而公文治之風。將自此而流。被於無窮者。為可歌而可頌也。公詩文甚富。文已刻有專集。詩惟取治曲時作者刻之。目為令粵小草。屬燕為序。嗚呼。公歸矣。燕猶不禁。知己之感云。

魏和公先生曰。做詩序偏寫其政事。文章詩祇於篇末一點妙妙。便勝作談公一本傳。大家筆墨洵非凡手可及。

海棠居詩集序

海棠居詩為明太史李研齋夫人所作。而海棠即其所手植。而因以為號者也。按本傳。夫人姚姓。字仲淑。金陵人。歸太史十餘年。數罹亂離。最後復值滇逆之變。來吾韶。寄居仁化河頭寨萬山之中。未幾太史沒。夫人獨撫孤二人。客居至於今者。又八九年。嗚呼。難矣。知夫人之遇之。苦而後可讀其詩。夫人秉乾健之氣。生而為丈夫子。舉天下聖賢英傑將相為所難能之事。皆其事。即不然。亦得縱其心思。耳目周流。遐覽。遇山川高峙。雄駛與胷中之奇。相感觸發。而為詩文。

雖其間鮮有能者。即能之亦非所甚難。獨是閨弱之質。言語步履。不出於閫。無師友相成之益。即稍知書義。已為僅事。况其才其節。復有過人萬萬者哉。以此而跡其所為。不難舉天下聖賢英傑將相難為之事。以一身任之才。以成其節。節以負其遇之。苦其見於詩者。即其才與節。迸逼而出之者也。如夫人者。亦大異矣。予間以禮見夫人。則垂簾抗談。皆古今大義。氣節文章之概。故其見之詩者。奇奧超悟。今讀其過洞庭。及間坐憶鐘山諸咏。其氣骨在秦漢之上。當是英雄負奇才。人語疑非出閨閣口中也。太史沒數年。而

斯集始出。太史遺稿甚多。有天問閣集。已刻。遇亂失。其板十之六七。非夫人輯藏之力。其稿幾不存。海棠居別有記。與墨竹樓記。并載天問閣集中。墨竹樓記者。稱夫人尤善寫行云。

張泰亭先生曰。不獨表其詩。并表其節。中間層次節略。如作夫人一本傳。文復正大雄駛。序婦人詩。那得有此筆墨。

易簡方論序  
天地初闢。素問已先。六經而成。書或曰。此譌書也。予曰。不然。天地生人。必予人以衛生之理。雖上古未必有其書。而其理已具。然有是理。即有是書。况神農嘗百草。而知藥。岐伯論五行。而成書。又豈誣哉。醫理不必盡素問。而善醫不必皆岐伯。予有以讀予德基程先生易簡方論之書也。先生非醫人。而借醫以為名。所著亦不獨此一書。茲歲壬申夏。來予韶。寓太守陳公署中。公稔知先生之為人。促其著書。不越月。成此與山居本草二書。而先以此書屬序於予。予曰。微此

書予固有以序先生者。雖然天下善醫人不必盡讀醫書。而多讀醫書之人。又不必盡善醫。上古無兵書。而孫武子與吳起諸公皆善行兵。後世家挾孫吳。而用兵多不及古人之萬一。理豈盡在書者。用藥嚴於用兵。善則以殺為生。不善則以生為殺。此其間相與為甚微。亦得其至易至簡者用之而已。然而二者之理俱在。未有文字之先。亦難言矣哉。先生為二程後裔。博學善古文詞。澹於仕進。惟以醫術遊長安。王侯之門者幾三十年。時值滇逆之變。慷慨上十策。料其必敗。復與諸親王往返論兵事。書無不悉中機宜。

醫特其緒餘耳。今以其緒餘成此一書。悉取古今之方。反復辯論而折衷之。亦如論兵。然以易易難化繁為簡。發古人未發之蘊。使天下之人洞然曉其指歸。皆可以我作醫。而永無悞殺夭札之患。其為功也偉矣。孫吳因善行兵。而著兵書。非因多著兵書。而始善行兵。今先生善醫。即以其能著之於書。如此理。雖不盡在書。若因書而愈見。則其有以善乎文字之先者。又豈一二端之可得而測也耶。先生素有高尚之志。間出小影示予。皆作牧牛灌園諸鄙事。豈欲捐累全真。以從赤松子遊於世外乎。若然則宜急梓此書。將

與素問並垂不朽。幸母携之同去。永為名山之藏也哉。

姚景吉曰。借兵談醫。極得此中肯綮。而篇中至理名言。層見叠出。固是可傳。

王石菴詩集序

客有遊。遊有詩。詩以紀遊。此言似也。而實未盡然也。夫人方以室如懸磬。瓶罄罍耻之故。不得已而捐父母。棄妻孥。舍田園。閭里之樂。以從事於霜途塵旅之苦。此豈為遨遊之適。與觀光攬勝。飲酒賦詩之樂事已耶。王子石菴負才好遊。足跡幾半天下。然予讀其

浪遊草。及燕市吟。一似斑衣時舞。望步不離門閫者。何哉。蓋以孝為詩也。孝之與詩實遠。然人窮則呼天。呼父母不已。呼不已則歎。歎不已則吟。方其一呼再歎時。其全詩已汪洋流溢於喉。龍唇吻間。特未著之筆耳。豈待吟之畢。而後有詩也哉。夫詩至於吟已不全矣。况下筆時乎。詩詠性情。性情以忠孝為至。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其情忠也。而世人獨惜其歌詞不傳。予謂二人方當酣飲涕泣之際。淋漓激宕。即此便是二人絕妙歌詞。尚何求耶。夫歌詞絕妙者。豈必宮商相叶。平仄不舛之謂耶。今石菴孝友過人。

四方輟跡。凡目所擊。皆作白雲萱草之思。故其為詩。皆如蓼莪陟岵之篇。動人最深。然其詩皆成於一呼再歎之先。呼歎者其詩之先天也。若詩之後天。則謂客有遊。遊有詩。詩以紀遊者。是也。故曰實未盡然也。魏和公先生曰。妙論解頤。如此說詩。匡衡應避三舍。是柴舟讀無字書。絕妙註脚。

所若蓋以學高情以善之與語實然入藥傾和天

橫溪詩集序

橫溪先生沒十有五年。其甥黃子少涯者。始出其遺詩數卷。屬序於予。予思自明以制義齊天下。天下士皆挾其業以取功名。自一命至宰輔大臣。與夫軍功侯伯勲業富貴之盛。靡不盡歸斯途。雖具聰明特異之材。不能舍此而他進。其餘皆愚賤無知。兢兢守法。無敢與抗者。彬彬然可謂極盛矣。哉。士生其時。靡不竭精敝神。以求合其法。惴惴然惟旁趨是懼。即一經之外。無庸心矣。况其他乎。及身躋顯榮。始思涉獵以攘取文名。要皆志得意滿。學無專功。雖其間文章事

業至今尚炳燿於天地間者固不乏人。然名與實異。究竟其人與其爵位皆煙荒草腐者多矣。可勝嘆哉。先生當其時獨能違俗異尚以見其言於後世。其始豈不見笑於當世之士哉。而至今獨不能與之並傳者則甚可歎也。故人之情雖莫不樂榮而惡賤。然猶有奇偉特立倜儻之士。獨能擺脫世網以自行其志。氣雖至顛躓困阨而不悔者。予將求其人於遺文殘缺之中。已不可得而見矣。而況其人與其著作尚存。予猶及見其鬚眉卓犖。從容論議。怪言而畸行。如先生其人者。其遺事至今猶隱隱可數也。而予得序其

詩。不亦幸乎。世人多稱先生制義。以不遇為可惜。予謂使先生得志於時。固不異當時之有榮名者。然以今日而論。其著述之可傳如此。以視其人與其爵位。皆作煙荒草腐者。果孰得而孰失也。少涯精制義。尤通古學。多所論著。先生遺稿得以不散失者。皆其手錄輯藏之力為多。與予交數十年如一日。尤愛予所為古文詞。曾為予序而傳之。則此舉又安可辭耶。因稍為彙次。序其畧。以付梓人。先生曲江人。劉姓。啟鑰名。洞如字。常往來橫溪。故人號橫溪云。

林草亭曰。從制義說入作詩。以見傳不傳之異。似

不獨作橫溪一人詩序。直可作勝國一代人詩序矣。中間反復賞歎。增長詩人聲價不小。

黃少涯文集序

予交黃子少涯幾三十年。少涯以謹。予以放。性不同也。而學同。予學古文詞。少涯則專攻制義。而旁及詩古文。積數十年之心血淚痕。共得詩文若干卷。噫。此少涯學道之實錄耳。僅詩文云乎哉。則學不同而道同。要之其同者。亦不害其為異也。予因而念之。詩古文詞與制義。其為義雖殊。要皆稱之曰文。文散於古。今天地事物間。無端而忽然相遭。縱橫曲直。隨人性。

情之淺深。而一抵於極。此豈無道而能然耶。故人之於文。當從道入。不當從文入。然貧賤富貴之途。又為得道淺深之驗。使於此而無學焉。則文雖成。而品亦隨失。故人之於道。又當從貧賤富貴之途入。澹泊寧靜之情深。而明志致遠之業舉。古之人未有不本於此。而能有為者。豈獨諸葛武侯一人為然哉。世徒知武侯之功之大。而不知其學之止。此也。功雖難成。而學則可至。然學至而功亦不難也。况文之為技乎。少涯之貧。有似於予。雖家無擔石之儲。曾不稍懈其志。而讀書論古。孜孜焉為不朽之業。予與少涯相勗。



以道即以此而驗其學問文章之候其進於斯道也深矣惟道能文惟文見道先予有刻稿少涯為序者再而予至此始序之者亦以其閱歷久而能不戚戚於貧賤不耽耽於富貴為學道之有得者道足以深其詩與文而詩與文又足以真其貧賤富貴之變上至今日而益信也武侯卧隆中高吟梁父時人已信其有治天下才亦信之於其道耳道可與貧賤而後可與富貴詩文其驗者也嗚呼少涯之詩文成矣予既序其略如此亦將以自鑒焉少涯著述甚多其可記者有梅癖謚法通竹牕雜記并斯集共若干卷

魏和公先生曰道字為作文本領世未有不聞道而文章能妙者文章之妙道妙故也此皆剝出心肝教人之語柴舟與少涯交最深故有此詳勉懇到文字

### 荷亭文集序

予得交朱子藕男在一夕豪飲藕男廬陵傑出士歲庚午自羊城來部寓陳友牧霞別業予偶過其處一見懽甚遂呼酒暢飲達旦醉後出其所著荷亭文集若干卷屬予序之卷上皆帶酒氣予受而卒業焉私訝其品詣文章真堪推倒一世而皆不願名其欲以

酒掩者耶。雖然酒不易飲。詩與文亦不易言。傳稱劉伯倫給婦戒飲而復盡醉。李青蓮乘醉應詔使高力士脫靴殿上。其豪氣為何如。即不復讀其酒德頌與月下對酌諸篇。自不敢以酒人目之。况其光焰萬丈者自在也。酒中別有天地。豈不然哉。藕男賦性豪邁。客長安十餘年。所遇名公鉅卿。無不折節下交。嘗應試國學。主司見其文。驚歎飲以酒。遂醉卧御書樓中。至今傳為異事。時西南變起。陷吉安。索藕男急。即趨歸。痛飲。詰寇營。以大言詰其渠魁。寇愧服。反沃以巨觥而罷。由是言之。酒豈易飲耶。其詩與文更可知矣。

酒似無與於文章。然當其搦管欲書時。不得一物以助其氣。則筆墨亦滯而難通。孔子刪述六經。與諸子百家之為文。必先盡數斗。而後下筆。問何以知之。曰。以其文章之妙。知之。雖無其事。而有其理。而天下古今之理。遂莫有妙於此者。此豈可以聲色臭味求之耶。酒中別有天地。文章中亦別有天地。其欲以酒掩者。又安知不以酒而傳也。予讀藕男懷古詠物與諸史論。皆卓卓出人意表。其可傳不必言。然予窺其意。似有不得於其中者。負英雄磊落之氣。而卒不得一展其志。不得已藉此以澆其塊壘。而詩與文遂因以

見焉。則酒實為文章之先驅。有不可誣者。然文章成。祇見文章。而不知酒之功。酒有功於文章。而文章實無負於酒。遂覺詩酒文章中。別開一天地。驅天下英雄磊落之士。於其中。則其胸中之塊壘。亦可渙然而冰釋矣。而又有不盡然者。何哉。予與藕男相過。從輒痛飲至醉。醉則詩文相唱和。酒墨淋漓。滿几席。見者皆指以為狂。予二人獨相視而不言。知此則可以知藕男之詩與文矣。噫。安能起伯倫青蓮諸君子而問之。

劉漢臣曰。詩酒文章。別開天地。此是柴舟真實學。

問。故寫得淋漓痛快如此。吾疑其心胸筆墨。當是大極化成。

羅桂菴詩集序

予於羊城得交胡而安先生。先生身名理而好功名之士。間為予道羅子桂菴者。而未識也。後予歸韶陽。一日薄暮。有數客戎粧。投先生所寄書。假寓黎明。別去。未暇交一言。書亦未及盡言。客姓字不知。其一即羅子桂菴也。桂菴文士。胡若此。其時亦未之或疑耳。其後自楚獨夜至。一見懽甚。論議與予無一不合。其有心同而迹或異者。非不合也。予所不能也。以是始

歎胡先生知人能得士。雖然桂菴異甚。今西南方有事。用兵革。需智謀。雄偉奇特之士。正急。國家需桂菴耶。將桂菴需。國家也。他人習一藝。則詡詡自負。或有歎不遇者。桂菴自帖括。以及詩賦。梁翰自騎射。以及天文兵法陣圖方略。靡不精諳。以彼其材。宜早效於今日。而猶落落不遇。可怪也。彼自負一藝。而不得遇者。其可知矣。然正不知未通一藝。而臃腫矇憤。輒遭遇富貴者。又比比耳。今胡先生已老。別久。不相聞問者四五年。且值亂。存亡未可知。桂菴其已得遇歟。何亦音聞久寂也。桂菴志氣雄傑。負才不羈。嘗與

予言。吾輩事祇有兩途。非仕則隱。豈鬱鬱不得志。或窺時已審。將沉埋泉石耶。然予觀其詩多雄豪感憤之作。非巖穴肥遯之流。可知也。然又安知巖穴之士。不倍甚於雄豪感憤者哉。則桂菴之仕隱。正未可知也。因序其詩以下之耳。然予聞其居近海南。多濤霧。浩蕩洪荒。蛟龍鯨鱉之所出沒。又安知其變化耶。陳元孝曰。寫得桂菴踪跡。閃忽便如一篇劍俠小傳。序其詩處。祇用一筆。兩筆點過。末一結縹渺無盡。張僧繇畫龍點睛。破壁飛去矣。人真妙人。文真妙文。

重刻光幽集序

休寧程廷璋彙輯當時詩名公為其先君用顯公所  
作詩歌贈言與夫墓誌銘傳哀挽頌贊諸體合為一  
書題曰光幽集將以光顯其先人誠孝子慈孫之所  
用心者也按本傳稱君博學能詩文屢困場屋迨後  
以明經入對得膺首選例可得官而遽以終養辭歸  
於是當事咸高其志賦詩贈行家居一十有四年而  
歿時知與不知追思哀歌又復哀然成帙如此嗚呼  
君當有明盛時蓋宜進不宜退者然明以資格繩天  
下士貢士官止於貢士舉人官止於舉人其無限量

而得顯擢者惟進士一途為然豈以進士之外別無  
他奇者耶明以制義取士與唐以詩賦取士無異唐  
之詩人宜無出杜甫李白之右者而二人俱不得一  
第則又何說也且夫世之所稱為文章事業者果何  
謂也哉文章不必盡於制義而事業亦不必限於科  
舉士固有寧終身不富貴而必不肯不用奇自豪寧  
受人之謗譏而必不肯以固陋自處蓋將以經天緯  
地為文章輔相裁成為事業彼視一技一藝之能者  
曾不足當其一盼豈肯區區株守反甘心出於其下  
而聽其軒輊進退者耶使君當時俯就散職則必不

能自行其志。人若不能自行其志。則與不仕無異。君之急於歸隱。宜矣。易云。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豈不然歟。予後君一百四十餘年。亦以壯歲賦詩投督學謝諸生。去閉戶著書。適君遠從孫子敬客。予韶與予交最善。以此書板漫滅無存。恐久而失傳。謀欲再刻。屬予為序。因序此。以慰夫孝子慈孫。光顯其先人之意。且幸與君先後有同調云。

山陽周氏族譜序  
周於天下之族。姓為最鉅。然其初固國號也。自后稷十五世孫古公亶父都岐。周至武王得天下。因以為國號。其後遂有以周為姓者。山陽其一也。按譜稱山陽為淮安附郭名區。為予周君星巖之始祖。子明公始自姑蘇移居於此。至君為八世孫。宗支益繁。因手自抄輯。訂定成譜。以山陽名將以地別也。曷為乎以地別也。周姓不獨山陽。其以山陽名者。將以嚴冒也。吾不可冒人之祖。以為祖。猶人之不可冒吾祖。以為他祖。嗚呼。周自姬出。為帝王之後。其間王侯將相。以

及聖賢道德功業文章炳耀於天地之間者蓋不可  
 勝數使欲矜世代而炫門第初何難羅列前賢以為  
 後人誇詡之資而君獨述一世至己之兄弟與元孫  
 族衆凡十世自子明公始以十數為準而遞至於無  
 窮就其近而可信者而傳之惟恐有冒昧之嫌以為  
 宗支世系之玷者其為嚴且謹者何如也非嚴無以  
 闕疑非謹無以取信推是道也即以之作史可也况  
 譜乎雖然譜牒所以彰前人而德業所以開來者君  
 曾為陽江邑宰政績猶在人只將來祀名宦而載邑  
 乘取而書之以為斯譜之光者固有在焉况君之尊

甫雲林公積功仕至懷遠將軍文武聚於一家禮云  
 祖有功而宗有德不特盛業懿行足以媲美先賢且  
 可以發憤繼述之地遺子孫而君之子若孫從此而  
 光大其世業而為天下千古之所不可及者又曷可  
 勝量也哉譜法祖歐蘇二家而時出己意至恩命傳  
 序詩詞行狀誌銘俱別載文獻稱為極得體云

家譜自序

譜而稱家者何與族別也。曷為乎與族別也。族有譜家不可以混於族也。吾家之有譜其來舊矣。按譜稱吾始祖宣義公於洪武元年自江西樟樹移居曲江家焉。六傳至哲生世瑛世爵世清為七世祖。兄弟異居吾家分而為族自此始。然次房世爵與三房世清之子孫今俱失傳可勝歎哉。惟世瑛公為燕長房祖吾家以世瑛公為小宗宣義公為大宗自宣義公傳至燕暨燕兄弟計已歷一十有三世。燕與兄弟又有子之子想尚未艾也。倘所謂邀天之倖者非歟。雖然

前此則家分而為族繼此則族復合而為家言家則親在言親則孝與弟之道無不俱在譜所以教孝弟也。豈僅詳載世系之謂耶。譜有正副二本皆祖熙寰公手錄茲復稍加訂定。顏曰家譜猶言家乘云。嗚呼吾之子若孫欲溯流尋源知前代顯晦盛衰之故而慎終追遠賢賢而親親為仁人孝子之所依歸豈不恃此哉。而祖宗積累至此兢兢不敢失墜或從光裕而昌大之不能不望於我後人而猶鄭重有待者此其故亦可念矣。因書此以付長兒瀛俾世世知所守焉。此又燕修譜之意也。



人日遊紫微巖聽彈琴詩序

己未春正月元日雨。越日又雨。歲時記一雞二犬。解云。是日晴。則此物熟。陰雨。反是。至七日。屬人俗傳為人日。是日忽霽。樂甚。相約為韻遊。韻者所以節囂也。於是挈榼攜琴。越溪陟巖。行二十里。至紫微巖洞屋。軒敞可容數百人。此豈邑志所稱宋朱昱謫詔時。為父老指示始得遊此之勝地耶。徘徊久之。於時方春花酣草媚。鳥樂人嬉。有客善琴。長髯偉冠。抱琴登巖。踟躕而鼓。猗蘭之操。賡以遇仙吟曲。未終。客皆欷歔歎息。莫知聲之為而情之故也。少焉琴罷音希。悠然

長懷。乃把酒命筆。人賦一篇。用以制情紀勝。非徒藉此良時。抒寫懷抱。庶幾山河大地。鑒我知音。爾同遊六人。黃子少涯。陳子牧霞。劉子心竹。子家弟佛民。操絃者為武夷道士古心。

高望公曰。高節頓挫。置之唐人詩序中。幾不可辯。一結感慨情深。尤為過之。

二十七松堂集卷三終

48-13630

六人責言。以。聖。子。於。聖。德。不。必。也。  
 故。身。和。而。神。離。此。知。美。山。既。大。此。聖。非。夫。音。爾。同。茲。  
 身。和。而。神。離。命。華。入。規。一。蓋。用。以。備。計。此。聖。非。卦。蘇。

